

南匯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六輯

南匯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南汇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目录

朱亚民在浦东	顾友新	(1)
日寇在南汇的暴行举隅	王作九	(8)
五奴隶 纪念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	鲍季良	(21)
鹧鸪天 军国残虐燃死灰	鲍季良	(21)
访北宋	朱醒民	(22)
日寇侵华史不容篡改	宋宝山	(23)
概述日寇在下沙地区的暴行	王寿民	(24)
回忆大团青年抗敌后援会的活动经过	沈仍桢	(27)
张闻天二、三事	张梅羹 (方厚贤、杨容整理)	(30)
解放后我县县级农业行政机构演变		
及耕作制度改革概况	秦金华	(35)
简述对国民党政府贸然调价田赋的斗争		
兼谈有关催征更种	张厚生	(41)
关于我县《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回顾	郁致平	(46)
记解放初我县中学生夏令管活动	张鵬雨	(49)
永清末己酉末科大比之年先父顾良璧等		
赴苏、京应试纪述	顾燕孙	(56)
唐思义先生传略及其主要学术思想	唐一多	(58)
政协南汇县第六届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委员名单		(65)

南汇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朱亚民在浦东

陈友新

1942年9月至1944年11月间，日、伪在上海郊区发动了三次“清乡”活动，妄图扼杀我抗日力量，巩固其反动统治。在此之前不久，我浦东原有的抗日武装已大部转移至浙东地区，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此时，只有一支坚决抗日的英雄部队——诸亚民部队，转战奉、甬、川一带，积极开展反“清乡”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诸亚民的名字，在浦东地区已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诸亚民同志在人们的心中是一个神出鬼没，神通广大的传奇人物。而日、伪顽军则视之如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要枪杀要害，但始终未能得逞。相反，这支部队在诸亚民同志的领导下，从十多人的短枪队，发展到二百多人的强悍抗日力量，有力地打击了日、伪敌人。

诸亚民，原姓朱，到浦东后为了革命改姓诸。191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戚墅堰的一个贫苦家庭里，小时只读过二、三年书，青年时到上海中华书局当印刷工人。1937年沪战爆发，随印刷厂去香港。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属廖承之领导系统）。1939年因领导里工暴动^有被上海。1940年分配到浦东工作，任浦东军委书记。1941年曾赴东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学习。1942年9月初，刚刚渡至浙东后，随即又奉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指示，

率领十一名精悍战士，暗渡杭州湾，成功地在奉贤柘林地区附近登陆。随后即以芦汇为中心基地，仍沿用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展开了艰巨的反“清乡”斗争。

当时的形势是：一、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为保存实力，决定把浦东地区的武装部队及已暴露的地方干部全部撤至浙东，故浦东地区已无游击部队，敌伪军已不受牵制，气焰十分嚣张；二、敌伪军的“清乡”准备已基本完成，日伪增加兵力，城乡增设据点，还专门培训“清乡”人员，分赴“清乡”区组织基层清乡委员会，并恢复和强化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发放良民证等等，军、政双管齐下，竭力加强法西斯统治；三、在沿海一带，围起竹篱笆，大小检问所密排，严格控制交通要道的人员和船只的出入。敌伪还强迫农民组织“自卫队”，昼夜持枪放哨。

在这种形势下，要开展反“清乡”斗争，确是万分艰难，在开头的日子里，开开队的军事训练、思想教育、指挥作战、部署行动、对外联系等工作，都由朱亚民同志一人负责（政委姜杰同志因忙于其他事务未能随来浦东），直至1944年6月，浙东区党委才派张席珍同志来浦东和朱亚民同志一起开展工作。

朱率队来浦东后，给养、住宿等都很困难。白天吃不上饭，晚上住牛车棚、捉蟹棚、荒村、破屋是常事。还得随时警惕敌人的发现和搜捕。其艰难困苦，非身历其境者，实难体会。

当时，为了积极打开反“清乡”的局面，首先必须打击敌人，

壮大自己。于是根据情况，伺机以下述行动交叉进行。

一、积极除奸，为民除害。一切汉奸、密探为虎作伥，欺压群众，为害极大。为此先后在下沙、大团等地采取行动，坚决镇压了一些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伪军骨干、伪警察局长、伪镇长、维持会长、恶霸地主等一心卖国求荣，与人民为敌的家伙。这些行动大多由朱亚民同志周密部署，亲自指挥。由于除奸的胜利，有力地树立了民族正气，打击了敌人威风。

二、袭击据点，歼灭敌人。当时，在人数少、装备差的情况下，要强攻据点是不可能的，只有以机智勇敢，乘其不防，出其不意的打击，才能得手。有时还争取伪军中的个别爱国者，里应外合取胜。在1943年中就先后袭击了奉贤苏家码头检问所，打死日军3人。袭击钱桥日军据点，打死日军13人。突击陆汇东门警察所及夜袭奉贤分水塘的伪军，消灭伪军各一个连等。我们正是以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壮大了革命队伍。

三、打野战，重创敌人。清乡初期，敌伪军藐视我们弱小，有时夜间外出巡逻。1943年春，朱亚民同志率队与日军遭遇，当即乘其不备，先敌开火，一下子打死鬼子3人。从此，日军不敢再轻易在夜间出动。一次在南汇玉璠桥伏击过路鬼子，打死三人。在奉贤船港伏击，打死日军5人，伪军6人。在钱家桥一战消灭日寇10多人，这真是“黑夜是我们的世界，白天也在冲锋。敌人闻风丧胆，战士越战越勇”。

四、坚决反击顽匪派。1942年冬，顽军陈龙生部队在祝桥卫民村一带企图干扰我们，我部立即予以反击，尽歼该部，并缴获长短枪十四支。由于多次反击胜利，大杀了顽军的嚣张气焰，从此不敢再对我轻举妄动。

五、近行聚反，瓦解敌人。如1944年夏，太日桥伪军一个中队，在沙千区同志率领下反正，并击毙日军7人。稍后，又有万祥一个排倒戈，这对敌人震动很大。

总之，在三年多的反“清乡”斗争中，朱亚民同志率领战士们，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逐鹿浦东平原，声震东海之滨，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稳步走上胜利的大道。先在1942年冬就站稳了脚跟；1943年打开了反“清乡”斗争的局面，开始征收田赋，解决了部队的给养；1944年部队发展壮大；1945年开始扩大沪郊游击区的斗争。

在战斗中，朱亚民同志积极开展组建部队的工作。1943年，建立了一个中队，从此有了正规战斗连队。接着又组建了特务中队和常备大队（中队建制），经过战斗锻炼，至1944年，这三个主力中队（每个中队40~50人）已成为以游为手段，以击为目的，既能单独作战，又能集中行动的精悍部队。该年还组建了六中队（活动于南汇北部）、八中队（活动于南汇泥城到奉贤平安乡一带）、灵活中队（活动于南汇万祥、老港、黄路一带）等地方部队。冬，又成立了南汇县政府警卫中队（有时随县长吴建功活动），

各地区还组织了短枪队。这样就形成了梯次分明，上下配合，灵活机动的不可战胜的武装力量，日伪到处受我牵制，随时受到威胁，使其长期苦心经营的所谓“清乡”，遭到彻底的失败。

朱亚民同志所以能在反“清乡”斗争中取得巨大胜利，在浦东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影响，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做到了下列各点：

一、善于学习，勇于进取。他到部队前，从未与军事沾过边，主要是在艰苦紧张的环境中，认真学习游击战术的书籍，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孙子兵法》等。在战争中学，在群众中学，认真总结，不断提高。

二、团结同志，共同战斗。部队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个性、水平各不相同，他总是耐心帮助教育，发挥各自长处，做到上下一心，官兵一致，团结互助，亲如手足。

三、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在浦东这一狭窄的平原地区，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眼皮底下，要开展武装斗争，谈何容易。为了取得主动，确保安全，不论气候变化，每晚必须转移宿营地。他和部队同行共宿，绝不特殊，终年如此，从不变更。他勇谋兼备，胆识过人，每次战斗，他冲锋在前，指挥得宜。身经百战，战绩辉煌。如第二次朱家店伏击战，他指挥得当，身先士卒，激战一小时，就打死鬼子40人，人民武装声威大振，他负伤多次，从不气馁，平时处处以身作则，军纪严明，战士们无不敬佩信服。

四、依靠、关心群众，密切军民关系。军民如鱼水，没有革命人民，部队寸步难行。朱亚民同志随时认真贯彻群众路线，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随时关心群众疾苦，提高群众觉悟，所以始终得到人民的爱戴和保护。1943年，日军曾以20万军票悬赏缉拿；1948年，两年公告，赏银洋一万元通缉，均未得逞。许多群众都直称老诸、诸同志，有的则说“官”、“老”（即诸字）如何如何，其亲热可见一般。

五、搞好统战工作，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如1943年，朱亚民同志对黄路的江景松及北部的吴观泉等当地土皇帝式的人物，经过说服教育，向我方靠拢，并交出了枪支，还动员部份人员参加了革命部队。对全集镇有影响的工商界人士以及农村中有威信的人物，积极进行团结教育工作，使他们都能同情革命，支持抗日。朱亚民同志对待当时的中间势力，历来执行争取、利用、分化、瓦解的原则。他说：“只要他们不反共，我们就团结他，一天不反共，就团结他一天”。就这样打击一小撮，团结大多数。确保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进行。

朱亚民同志在1941年任五支队五大队大队副，率部仅11人重返浦东开展反“清乡”斗争，队伍不断扩大，至1943年夏，任五支队支队副（支队长连柏生），1944~1945年任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长，部队已扩大至100多人。1945年2月曾任奉贤县长。四月，率支队主力部队转移至浦西战斗，在七宝一

战负重伤。日寇投降后，即随大军北上，在山东、黑龙江等地为解放战斗作出了贡献。1949年后曾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江苏省工业厅厅长及苏州市市长等职。目前虽已高休，但仍以古稀之年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效劳出力。

附：朱亚民重返浦东开展反“清乡”斗争时所率十一人名单：

许培元 江苏武进人，连级干部，1943年在坦直南蒋桥战斗中牺牲。

张宝生 又名张宝孝，江苏泰州人，一中队中队长，1944年在储家店战斗中牺牲。

金文华 本县书院人，1943年夏在大团西中心桥战斗中牺牲。

李阿全 浙江湖州人，现在。

董金根 本县泥城人，1943年初在大朱家宅负重伤后牺牲。

顾才松 原名顾阿二，本县坦直人，1944年秋牺牲。

路秋如 1943年春在新场战斗中牺牲

陶生祥 1943年自行离队，1944年又归队。

王志欣 本县人

唐保生 奉贤人

徐宝生 奉贤人

日军在本县的暴行举隅

王作九

从1937年8月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前后历时整整8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日子中，本县人民所受日本侵略军的残害是罄竹难书的，其悲惨的境况亦非笔墨所能描述。现仅就日军在本县制造的部份较大事件，概述于后。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严重散失，这里所述某些事件，亦不免有很多遗漏，敬望读者补正。

几次轰炸

八·一三战事爆发，本县远离抗战前方，但是却也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

1937年8月，大团镇遭轰炸，大团镇小学中弹两枚，多所房屋被毁。

1937年11月（阴历十月初四），惠南镇、周浦镇同时被炸。惠南镇中弹4枚，两枚落在靖海桥、十字街口，正洁点心店、荣华照相馆和万泰和酱园被毁殆尽，死8人；一枚落在惠南镇小学附近，另一枚落在东水关外，毁屋10余间，幸未伤人。周浦镇中弹两枚。据1947年周浦区区长周叔南的呈报，当时被炸毁的房屋有：周浦小学65间，杨洁女校35间，周浦中学1间，贾兆藩宅2间，仁发当3间，汪郎远宅6间，姚国生宅3间，上南交通公司车库1间。

1938年5月，下沙乡（今谈弄村3队）中弹1枚，陈生崇外甥年尚幼，被炸断一条腿，炸瞎一只眼睛，不治身死，陈母被弹片伤10余处。有1条耕牛被炸死。

1938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一），4架日机轰炸惠南镇，投弹9枚，多处房屋被毁，炸死居民10余人，居民外出逃城时，又遭日机俯冲扫射，伤多人。

1939年6月（农历五月十八），惠南镇又遭轰炸，羊肉弄一带中弹两枚，多处房屋被毁。

1945年7月，今黄路乡友爱村倪家宅附近中炸弹数枚，正在棉田内锄草的陈才根等3人被炸死，另有3人被炸伤。

过境大屠杀

1937年11月5日，日军登陆金山卫，遣部队一支，由奉贤入境，过境去川沙，赴浦东前线增援。11月12日，上海沦陷。1938年1月15日至1月20日期间，该部奉命回程，路过周浦、闻港、下沙、航头、新场、惠南、黄路、大团等地，所经之处，一路奸淫、掳掠、烧杀、拉丁，极尽残暴之能事，无辜被杀被害的人民不计其数，被烧被掠的房屋和财物亦已无法统计，被蹂躏糟塌的妇女随处可见。现仅以新场、闻港、黄路3镇当时被烧杀的情况为例，列部份数字于后（被杀者仅限于当时能留下姓字者）。新场镇被杀13人（计有第9保居民男4人，女4人，幼童3人；第15保居民男1人，女1人），被烧房屋153间。如扶栏桥南有小林

厂主刘福全者被日寇活活烧死。闸港一带被杀者计有瞿根生、张连江、夏阿荣、汪金根、顾廷彬、胡妙根、谈金炎、姚桂荣，共8人，被烧房屋数十间，因分散于各处，确切数字已无法统计。黄路镇上被杀时则有王伯祥、王小祥、苏连兴、钟家仁、钟永官等共18人，被烧房屋7间。以上数字中仅以被杀者为限，被打、被刺致伤致残者俱未计在内。至于惠南镇上的情况，由于该镇在以后的日子里遭难次数太多，已无法分别列举。但是据当时目睹者的回忆，其遭害之惨，较之上述各地尤有过之无不及。当时，日军曾在该镇留宿过一夜。就在这天夜里，全城火光不时出现，惨叫之声彻夜不绝，其恐慌悲惨境况，犹如人间地狱。

血洗东海洲

1938年1月20日（农历十二月二十日）晨，日军某部与一支抗日力量在一灶路地区发生遭遇战。战争中，双方均有伤亡。战争结束后，各自撤出战区。下午3时，日军却又积聚了大量兵力，分兵两路，对当地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性袭击。西路，由一灶路出发，沿钦公塘，直插马家宅、唐家行、歇凉亭、朱店等地，东路，则有一灶路出发，至四团泓，复沿王公塘北上。所过之处，涉川、南两县，一路上烧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人民蒙受的损失极大，被杀害的人数亦已无法统计。据战后第二区区长侯仲弛1947年的呈报，当时仅亭东乡王家路（今祝潘公路二号桥处）附近的一家小茶馆中被杀害的农民即有朱凤林、朱贞田、施火根、施翠椿、陈

茂全、顾华郎、叶阿咸、蔚阿妹、沈烈香、张有才、苏吉松等。八人，其杀害手段之残忍，使人目不忍睹，有被肢解的，有被断首的，有被挑腰的……。另有两人受重伤，幸未死，但都已成了残废，脚香球双足被砍，祝倪氏双手被斩。

义泓镇两次被焚

义泓镇又名二灶泓镇，原为本县东部沿海的重要集镇之一。抗日战争前为该镇的最盛时期，南北一条街全长约150米，有各种商店40余家，尚有轧花厂、轧米厂等多家小工厂，但是在日军入侵后却两次被焚，第一次被焚时间是在1938年1月21日，第二次被焚则是在1941年2月，全镇被毁殆尽，长期不能恢复。到解放前夕，这里仅剩杂货店、理发店各一家，集镇变为村落。

陈桥事件

血洗东海滩后，日军的报复意犹未尽。在得知该中队曾退驻陈桥（今属六灶乡）的消息后，分别于1938年4月和7月两次出兵陈桥镇一带进行搜索，虽未找到该中队，但是所过之处，人民却遭到了极大的残害，大量的财产损失不计以外，仅陈桥镇一地，4月份被残酷杀害的无辜农民即有乔锦华、郭来法、唐金氏（女，一家4口俱遭杀害）、唐张氏（女）、唐林英（女）、唐水金（女，3岁）、顾金生、顾蔡氏（女）、黄赵氏（女）、黄小妹（女，2岁）、黄汀楼、黄金桃、黄杏仁（女，17岁）等16人；7月份被杀害的则有陈仕翘、孙阿毛、谢掌炎、乔木林、顾陆氏（女）、

共行坐等5人。

抗天筑路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为顺利占领本县，决定在1938年上半年筑成周浦镇至御家桥，周浦镇至航头间的两段公路，全长约11公里，所需劳动力全部强行由沿线一带居民承担。当时，这一带被抽去服役的人数有成千上万，他们自带干粮，终日苦役，还不时要遭到看押日军的恣意鞭笞，百般凌辱，致使很多人致伤致残。当时这一线上的10余处桥梁，按规定，其所需木材亦必须由当地负担，为此，大批民房和公共建筑被拆，仅周浦杨洁女校当时被毁的房屋，即达20余间。

抗初的两笔劫掠

抗日战争初期，进入本县境内的日军，到处洗劫，使人民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惜因范围太广、次数太多，实无法统计，现仅能就积谷仓和惠南航社两处被劫的情况，叙述于后。据1947年县长徐泉在呈政报告中的记述，当时本县积谷仓中实存小麦7316担7斗，合1045100市斤，被劫一空，以当时市价每百斤5元计，损失共达52255元。1947年据惠南航社经理王芹伯的呈报，当时惠南航社计有固安、鸿安、惠安、吉安、益安、栖安、宝安，共7艘轮船（包括拖驳在内），日军进入本县县境后，除宝安轮逃出外，其它6轮全部被劫，总损失约合法币16492万元。

四团仓大火

1938年8月17日，驻祝桥日军潮田部进攻四团仓（今盐仓镇），驻军某部进行抵抗。毙日军1名，伤2名。激战2小时（自晨3时至5时）后，驻军某部不敌，遂即撤离。日军进驻四团仓镇后，对全镇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全镇陷于一片火海之中，南北一条街被烧房屋1千余间，大火延续3天3夜。变全镇为一片瓦砾灰烬。当时逃走不及而被杀的群众则有叶阿冬、叶阿良等4人，被大火活活烧死的则有祝金奎、夏桂祥等4人，居民财产损失惨重。

祝桥镇三次被焚

1938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十月二十七日和1939年春，祝桥镇先后3次被焚，镇房被焚毁613间，镇郊房屋被毁665间。据五团乡十八保一甲七户商民倪志成1947年5月呈报中称，在这3次事中，以1938年农历十月二十七日的这一次，所受的损失为最严重，兹摘录其记述的原文如下：“……民之厂址，三面临江靠水，为形势险要之地，（注：忠救军某部在此筑防御工事作固守）。于民国二十七年农历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四时，敌潮田部队将祝桥镇四面包围，一场恶战，约七小时久，我军卒以弹尽援绝，不支而退，敌寇当即冲进镇内，滥施烧杀，民众不及逃出者，全遭屠杀，高楼大屋尽成瓦砾，全镇被毁房屋共计四百余间，至今难以恢复原状，多为另落草棚。”

大沙乡惨案

抗战初期，本县境内即抗日力量，除有一部分集中在东雨沿海

外，另一部分则集中在祝桥和盐仓之间，因此这一带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扫荡次数频繁，而且每次扫荡都要给这一带人民留下血债。兹仅举大沙乡一例简述于后。1938年12月21日，驻祝桥日军潮田。乐袋部东出进行扫荡，在大沙乡王公塘附近和抗日力量某部发生遭遇战，战斗未满一小时，我即撤离。日军为此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报复，人民被打致伤亡致残者为数甚多，被惨杀者则有沈坤楼、毛阿昌、沈阿南、施西交、沈阿坤、沈阿江、徐氏等7人，死状之惨，令人发指。

进驻时的劫难

1940年3月25日，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后，日军为巩固其统治，开始派兵进驻本县境内各个集镇，每进驻一镇都要给这一镇留下一笔血债，大批人员被捕，大批房屋被拆、被焚。据1947年大团镇居民盛平之、盛粹之、盛家增、盛世圭、盛方氏、盛汝祯的呈报，1939年10月前后，进驻大团镇的日军（注：徐森中队）为设队部于下塘街，计拆毁队部附近的大小房屋共98间，焚毁房屋3间，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团镇商业中心也因此而被毁于一旦，长期无法恢复。据档案资料的记载，1940年3月，日军进驻惠南镇后，为保护其司令部（今县人武部址）的安全，将四周房屋全部拆去，当时被拆得片瓦无存而机关用房计580间（包括县衙署、警察局、积谷仓、明伦堂等在内），学校用房约300间左右（包括惠南小学等处），医院用房约50间（包括县公立医

院在内），民房约700余间，致使司令部变成了一片空旷，大批“涉嫌”人员被捕。

竹篱笆封锁线

1940年日军为进一步加强上海地区的封锁，掠取当地物资，决定修筑竹篱笆，划定封锁线。竹篱笆东由川沙沿海起，沿黄浦江走向，西行经本县入奉贤县境。当时日军为修筑这条封锁线曾强征了无数的劳动力，还几乎砍尽了本县的所有竹园。竹篱笆修成后，日军在沿线共设立10余个检问所，并规定凡一切过往人员和物资都必须在此通过，接受检查。除检问所所在地外，其他地方一律不准通过，违者一律格杀不论。当时本县人民因各种原因被害在这条封锁线上的已无法统计，据当地人的回忆，在当时那段时期里，人们沿线不时能见到被杀后示众的人头和尸体。更使人感到不胜愤慨的是，就是那些检问所，他们借着检查为名，对过往群众恣意进行掠夺和百般凌辱，而且只要稍不願意，也可任意进行拘捕、殴打和施刑。据众多当事人的回忆，象这类事件，当时几乎每日都要发生多起。

潘泓血案：

1940年，本县沿海已被日军全线封锁，海上不时有日军气艇巡逻，一切渔事亦在被禁止之列，本县海洋渔业全部陷于停顿，赖以出海捕鱼为生的渔民，衣食无着。2月12日，有26个渔民迫于生活，冒险驾小船两艘在近滩捕鱼，不幸为日军巡逻汽艇抓住，